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四四二回 案情重大知府調兵 淫惡難逃總鎮獻計

話說智亮受刑不過，口呼願招，施公命人鬆了刑。施公問道：「你將實話招來，本部堂自可寬免於你！」智亮道：「咱叫智亮，現住城外關王廟；咱師兄名喚無量，現為該廟中住持。同類共計有□八弟兄，名喚□八羅漢，各人皆是本領出眾，武藝超群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爾為什麼前來行刺本部堂呢？」智亮道：「只因大人昨日到咱廟內去了一趟，咱師兄無量並不認識大人的面目；後來是咱師弟黑煞神智能在廟門口遇見，他便到方丈裡告訴師兄，說是：『大人叫施不全，此來必非好事，一定私訪咱們的隱處，若不將他捉住，後患無窮。』咱師兄就問他，何以知道？他說：『從前在落馬湖見過，因此認得。』咱師兄聽他此話，就叫他想個法兒。他就說：『最好是前去行刺。』無量便信他話。又因他不能上高，便命小人與智明前來行刺，智能在外巡風。昨夜連小人共來三個。智明與小人上高，智能在外面守候。不料小人慌忙中鏢，致被擒住，智能、智明逃脫。這是小人的實供。」

施公又問道：「本部堂聞得關王廟內私藏婦女，專在外面劫奪財物。到底現在廟內還藏著多少婦女？共害了幾多性命？

外面的劫案共做了幾回？快講出來與本部堂知道。」智亮道：

「自從無量開了色戒，先在附近村莊誘引民間婦女，入廟奸宿，不曾逼死了人命。後來便向境外劫奪婦女，黑夜帶往廟中，逼令奸宿，若有不從，登時送命。」說完，施公又問道：「你廟中除卻無量如此奸盜淫邪，其餘那些人也像無量如此麼？」智亮道：「大半如此。」施公道：「哪裡有這些美女呢？」

智亮道：「有的無量分給的，有的自家出外去奸宿的，還有半途劫奪而來的。」施公道：「爾倒不與他們一樣麼？」智亮道：「小人也曾有過的，不久才死了。」施公問道：「你的這個是哪裡來的呢？」智亮道：「是無量分給我的。」施公道：「這個婦人是怎麼死的呢？」智亮道：「附近村莊，因病死的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你方才所說的那間暗室，在廟中什麼地方？」智亮道：「若問這暗室，不知道的，有些難尋的呢！就連小人也不曾進去，是在方丈的裡面花園內假山石下。這暗室四面皆有消息兒，若誤踏消息兒，必要給他捉住。這也是無量恐怕有人來這探他的隱事，故此這樣做的。」施公道：「究竟有什麼消息兒呢？」智亮道：「聽說四面皆有翻板，若踏了翻板，人便滾下去了，他便將你擒住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據你說來，這無量是個萬惡的凶徒，難道所做的好事，沒有一些影兒風聲麼？」智亮道：「怎麼沒有？今年三月裡，還有外縣差役捕快到這大名縣裡投文，訪那無量的。後來多虧本地紳士代他出了公保的切結，方才沒事。縣裡也就據著紳士的切結，移文到外縣罷了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可知道本地紳士哪些人最好呢？」智亮道：「本地紳士，皆與無量有往來，也都與他甚好。承各紳士的情，都說他志誠老實，才學精通，皆願與他結交。」施公道：「那個姓黃的翰林與那姓吳的翰林，無量與他要好麼？」智亮道：「那吳翰林、黃翰林是無量要好的朋友。」施公道：「這兩個人，平時可做些什麼壞事呢？」智亮道：「聽說這兩個，是本城最肯為善，最肯出力，是有勢力的紳士。大概做好事，不做壞事的。」

施公又道：「你所說關王廟，有□八個羅漢，你可將他們那些名字都上訴本部堂，好使本部堂知道。」智亮又將那□八個羅漢的名字，一齊告訴出來。施公聽罷，即將智亮先行釘鐐，發交大名收禁。俟將無量等□八名擒獲後，再行議處。當下差役答應，即將智亮上了刑具，押往縣監禁。

施公退堂，到了書房，便與府縣道：「貴縣地方出了這兇惡僧人，貴府縣不能明查暗訪，為民除害；反憑本地紳士一紙空文，就據以為實。就外面看來，似乎難為民牧；然其中有無受賄情事，本部堂尚須訪查。即無受賄情事，亦不免隨波逐流，以耳代目，並不關心民瘼，除莠安良。我輩受國家俸祿，本當代國家治民。以貴府縣如此所為，是直尸位素餐，有負朝廷恩典了。為今之計，請教貴府縣，若何辦理？還是聽其所為？還是趕緊設法拿獲呢？」章知府、王知縣見施公所說各節，已自慚愧無地。又見問他若何辦理？真是毫無主意。不得已勉強應道：「大人的明鑒。既關王廟凶僧人眾，斷非捕役所可擒拿。

若不調取營兵，斷難一網打盡。卑職的愚見：可即調取營兵，先將該廟圍住，然後多派捕役、營役，各備兵器，並力擒拿，或者可以就獲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施公道：「這大名府內有多少營兵呢？」章知府道：「連防營、城守營共計一千餘人。」施公道：「其能猛力殺敵奮勇不懼的，有多少呢？」章知府道：「城守營額設五百名，其強壯的不過百餘人；防營較此過半，通計不畏兵刃能力戰的，約五百名。」施公道：「能有此五百名，足可敷衍。貴府縣可即調取齊全，按兵不動。一俟本部堂往調，即刻就要飛奔前往。若有遲誤，惟該管營兵官是問。」章知府、王知縣唯唯答應。

施公又向黃天霸等人說道：「今據智亮所供一切，賢弟等有何良策？總宜即早剿滅，免生後患。還恐該凶僧等一聞此言，立即逃脫，那時再四處訪拿，更加掣肘了。」天霸道：「該僧逃走一層，大人倒不必慮得。某料該僧必不逃走。他以為寺中人多，且有暗室可恃，負隅自固，勢在必然。所慮者此處諸人不足以資調遣。計全、李昆、賀人傑又在殷家堡，急切不能調回。

此間各人又不能齊赴該廟，為的是大人面前還要留二三人保護。

難保僧人不再分遣賊禿前來為難。某之愚見：莫若一面差人星夜飛往殷家堡，調取計全、李昆、賀人傑，並請殷家父子等人暨殷賽花前來，一同幫助更妙；一面大人詐稱趕緊進京，明日就起程，連府縣差役總不可使其知道。大人卻住在此地，某等陽為護送一程，隨後轉回。倘能於途中遇見該賊人，則便好。

半途攔劫，或可隨時擒拿，多捉他一人。既捉住之後，當就該管地方官衙內，押送收禁，隨後一同完案。該僧等一聞大人已經起程，他便毫無顧忌，又恃本地紳士為護符，包管他無逃走之事。不過所慮者，他一聞大人起程，他難免不來劫獄，此事卻不可不防。好在此間尚有五百餘名可用之兵，即令該管營官，日夜督率各兵，妥為暗地防護。如此辦法，似竟稍微妥當。大人意下如何？」施公道：「此計甚妙！就這樣辦法便了。」即作了書，交與知府，轉飭心腹家人，星夜前往殷家堡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